

春暖花開憶往昔

◆ 撰文 / 賴惠玲

很多年沒在國內搭乘火車了，再度坐上火車，是在去年的五月八號的凌晨，爲了參加慈濟醫院台北分院的啓業暨浴佛典禮。因爲典禮的時間很早，我和花蓮慈院這頭的幾位護理督導、護理長們才有機緣能在午夜時分，相約搭乘北迴線。

在午夜的車廂裡，雖然疲累，卻無法闔眼。車窗外烏黑朦朧一片，甚麼都看不見，車窗裡盡是一張張沉睡的臉。突然間，耳邊似乎迴盪著民歌手葉佳修當年那一首膾炙人口的民歌《再見花蓮》：「……午夜三點，漫長的北迴線，帶我奔向你啊，花蓮！……」雖然要去的地方剛好和葉佳修相反方向，也不是要回故鄉，但是心中仍有說不出的喜悅。漫長的路途中，聽著鐵軌與輪子鏗鏘有力的節奏伴隨著此起彼落的鼾聲，過去那些深淺不一、烙印在腦海裡的逝去的歲月，卻清晰地一一浮上心頭。

許多人離開花蓮，因爲它太偏遠，而我之所以喜歡花蓮，是因爲它夠偏遠。雖然是在都會區出生長大，年近三十才離開都會生活，但是，後山小鎮的純樸才是讓我能著迷且能思考的落腳處；所以二〇〇四年年底，主管指示我接手台北慈院的籌劃工作時，重責大任驟臨，當下只想走避；但是，這彷彿是一場球

賽，哨音已響，比賽已經開始，雖然球技不怎麼樣，但是，教練既然已經派我上場，我別無選擇，只能心無旁騖、義無反顧的全力以赴；因此，極端忙碌的超長工時生活隨即展開。

當時在花蓮受訓的台北慈院儲備護理主管來自各不同醫院，當然，絕大多數都是北部人，而且同時扮演爲人妻、爲人母、和爲人媳婦等數種角色。這群多重角色的都會天使怎能在偏僻的後山適應花蓮的生活？因此，我以臨淵履薄的心情，陪伴著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不認識的台北護理團隊，沒想到運作起來，大家卻是默契十足，分工合作，而且成爲一個執行力很強的團隊。台北慈院的每一位護理同仁都是我的良師，都是我的益友。大家擁有不同的過去，卻能彼此攜手創造一個共同的未來。

爲了趕上啓業的腳步，有好一陣子，隔週週末就必須前往新店工地，和幾位護理長如火如荼地展開基層人員甄試面談，規劃護理單位設置、以及採買儀器設備等，時程歷經寒風刺骨的陰霾冬季到炎熱難耐的酷暑。每一回大家都是神采奕奕到台北，忙完之後，拖著疲憊的身子返回花蓮，雖然灰頭土臉、拍不去滿身的塵土，但卻是帶著欣慰的情緒、法喜滿心頭。

去年三月吳秋鳳主任加入台北慈院護理團隊，已臻成熟的醫療團隊也開始陸續分批進駐新的院區；而我的任務也階段性完成，減少了往返花蓮、台北的次數。都市化的地區，急迫的生活步調總是讓護理同仁忙碌到不必有感覺，唯有的是不自覺的追求效率和照護品質。雖說都市人冷漠，但是幾次去台北慈院遇到當初一起胼手胝足，筆路藍縷走來的同仁，總是得到一陣熱情的擁抱，但是當我問起：「你近來好嗎？」一切的勞累與辛苦忽然崩潰。護理同仁進駐台北新院區後的生活，顯然比過去游走在花蓮台北的日子，辛苦許多。同仁一個個顯得更加清瘦，我雖不捨他們的辛勞，但是，說甚麼安慰的話似乎都很多餘，只能拍拍肩膀，並且遞上好吃的花蓮薯。而他們總會在情緒舒緩之後，立刻振作精神，繼續為需要他們的病患，提供最溫馨的護理照顧。

二〇〇五年，在春暖花開的五月，台北慈濟醫院啓業了。記得啓業當日清晨雖然一陣滂沱大雨，但是典禮開始後隨即晴空萬里，輕風徐拂、舒朗怡人至極。啓業後的第一百天，醫院隨即接受評鑑；步調之快，成果之輝煌，令人驚豔。當時，評鑑委員也參與台北慈院的晨間人文講座，對慈濟醫療人文讚不

絕口。這個榮耀當然是全體台北慈院同仁共同努力出來的成果；台北護理同仁無私的奉獻，共同成就了慈濟護理的榮光，一路走來，護理長們積極的管理概念與同仁之間互相關懷，彼此尊重，正是台北慈院人文護理推動成功的關鍵因素。

轉眼之間，這所「坐落在大都會中，守護生命的磐石」，即將慶賀週歲生日。上人說：「每天所做，具有價值、對人生有意義、能夠載入歷史的，就是人文」，而台北慈院護理部同仁在吳主任的帶領下，時時懷抱感恩心，共同耕耘搶救生命的福田，已為慈濟人文護理寫下輝煌燦爛的一頁。我在後山的花蓮，遙望現今的台北慈院，不僅是一家醫療院所，更是一間培養慧命的道場。

